

天姥茶话续集

作者: 石永彬 徐国铨

三四、行医沧桑

汉光武帝收到太医院令呈上采办到的六斤深山茶、五斤白参片、十余斤香炭,虽然香炭太少,总算办事有成,就传下一道圣旨,归还太医院令王守益的三月俸禄五百四十斛。王守益与族弟王守德总是难忘剡东刘门坞刘荫一家的恩德,议定将五百四十斛俸禄换成银票,由王守德亲自送去给刘门坞的刘荫。王守德带上银票,合计二千四百两,骑马日夜兼程赶到刘门坞送交刘荫。满以为如此可报大恩,来个皆大欢喜。偏这刘荫不肯收受,几经推来推去,才算达成个共识,把银子一分为三,每份八百两。一份退回太医院令,一份献给广福院作道院修新之用,一份才由刘荫收用,至此才算完了王守德的心事。告别刘家,回转洛阳。可是,刘荫却有了心事,这八百两银子应该怎样用法?真是左右为难,日夜不安。最后,还是刘晨出了个主意,把这银子分成八份,每份一百两,刘门坞七户,每户一份,将原有茅房改建成两层砖瓦房,多下的一百两用作打造一座路亭(俗语称路廊),以备来往行人休憩。有多余的则用作修桥铺路。

古人有言:“时光如梭。”时间又过去三年,刘晨已长成十八岁的俊美后生,而阮肇也有十五岁,个子长得并不矮,只是稍微清瘦一点。兄弟俩同进同出,气度不凡,常引得路人侧目,更令人钦羡的是两人都熟读成诵医经竹简,识得山中百草,并学成高超的医术,从而闻名乡里。当年剡东地区,曾流行着一句俗语。叫做:“上吐下泻脚筋吊,三个时辰命便撩。”话中的“三个时辰”相当于今日的六个小时,也就是半日光景;“上吐下泻脚筋吊”指的是流行性传染病、痢疾等肠胃病,当年人称是“瘟病”,被当作非常可怕的事。可怕在于:一是要传染,一传二,二传四,四传八,甚至可把一个村子的人全部消灭;二是要速死,沾上瘟病,人就死得快,半天就完结,请医生都来不及。那时没有现代的科学发达,医生也很少有办法。最好的办法是避而远之,逃之夭夭。可是刘晨、阮肇能治好瘟病,而今要表述的是“刘阮斗瘟魔,被人看作神”。刘晨十八岁,阮肇十五岁时,兄弟俩立志要去剡县各地走走,见见世面,做起行医郎中来。一日,刘晨对阮肇说:“我俩常在附近行医,见识有限,长不了多少本事,何不去远一点的地方闯荡闯荡!”阮肇听了就手舞足蹈起来,高兴地说:“好好好,太好了!”后来刘晨说:“出门之前,还得和长辈说一说。”阮肇也说:“这个当然。”兄弟俩商量定当,晚饭后,兄弟双双走进刘荫、秦梅梅二老的房间,告诉两老说,要去稍远一点的地方行医,趁机锤炼锤炼。兄弟俩本来只怕老人不答应,哪知二老竟十分高兴,满口答应,让兄弟俩开心不已。这时,刘荫让刘晨、阮肇坐下,意味深长地说:“常言道,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时难。你们兄弟俩一定要带好药,做好事,不可粗心大意,千万要胆大心细,让我来和你们回想一段往事,以作借鉴。”刘晨、阮肇双双回答:“愿听教训。”接着刘荫就说起了一段往事。

三年前,刘晨十五岁,阮肇十二岁时,他俩正在学做草药郎中,受到老爹刘荫的传授。草药郎中的

基本技能是“深山采药”、“屋边种药”“用药医病”这十二个大字。这一天兄弟俩出门采药,一走走到莲花峰脚,那山上有一所道院,名叫广福院,黄墙碧瓦,屋顶盘龙,牛腿飞鹤,虽不高大,却有一股仙风道气。院中道长本家姓吕,众人敬称其为吕道长,祖籍道家福地班竹。院内有两个小道童,与刘阮差不多年纪,在道院四周种了二三亩地的茶草,有时作药用,辟谷(不吃五谷)时也当食物,或招待香客用。这时吕道长正好踱出院门,因其本家班竹与刘门坞乃是邻近村庄。他看到刘晨、阮肇,便走了过来说:“小刘晨和你表弟想到哪里去?到了这里,为什么不到道院里去看一看?”刘晨早想走进广福院去看看,听道长这样招呼他,便说:“道长,那你就带我们进去吧!”道长说了声“好!”就手拉着刘阮弟兄俩,三步两步走进广福院。看到道院的正门已经打开,正中的红漆神龛内坐着三尊天神的塑像,既庄严又慈祥,把两个少年给震慑住了,呆看着一动也不动。吕道长走过来拍拍刘晨的肩膀说:“中间坐的一尊黑胡须天神是玉清元始天尊,坐在左边的那个灰胡须的天神是上清灵宝天尊,坐在右边的那个白胡须天神是太清道德天尊,三神原是同一神,只因他多次下凡,超度天下众生,用长在深山中的仙草,救活千千万万生病的人,所以有三种模样。后人为传颂他的恩德,把三种神态都塑了出来。本道希望你俩长大成人以后,要以天神的心肠,用山上的仙草,救天下众生,建树荫功,那么天神会保佑你们的。”兄弟俩听了道长的话正合自己的心意,就双双抱拳,拜倒在地:“不忘道长教导,一定照此为人。请问道长,你说的仙草长在哪里?长什么样子?请道长指点我兄弟俩上山去采。”道长听了很是高兴,叫刘晨、阮肇在侧厢围桌坐下,又叫道童烹上茶来,叫刘、阮品尝,他自己坐于上横指指茶碗说:“这也是仙草。以道家看来,有益于人的草都有仙气,凡有害人的都斥之为邪。”道长又指指茶,接着说:“不过茶已被人所熟知,反习以为常,视作凡品。现在我要告知你们兄弟俩,还有一种未知的草药,也是能救人于难的仙草。今天把它的来历与出处说给你俩听。”

天姥山上,有一座西王母(也称天姥娘娘)的行宫,行宫的后园有一所鹿苑,养着几百头金鹿。这些鹿因是仙鹿,不分雌雄统统长着一对美丽绝伦的鹿角,好像美人头上的珠翠一样光彩照人。这些金鹿不仅美丽,还能踏着仙乐跳起《霓虹羽衣金鹿舞》,只有腾跃翻飞的舞姿,却无半点蹄足碰撞的噪音。每逢西王母、东王公的寿诞之期,西王母就领着金鹿去昆仑山瑶池仙境举办盛大的寿宴,各方神仙云集一堂庆寿,正当喜气洋溢、兴高采烈时,几百头金鹿随着悠扬的仙乐,踏着整齐划一的舞步来到云中乐池,跳起各式鹿舞,将寿庆推向高潮,赢得满堂喝彩。舞完后,西王母赏给每只金鹿一株灵芝草和一个大蟠桃。这灵芝草、大蟠桃就是仙药。大蟠桃三千年开花,三千年结果,三千年成熟,吃一个就会长生不老。大寿庆后,西王母命金鹿大仙带领金鹿群回天姥山行宫鹿苑,在驾云行程中,有一只调皮的金鹿逃下凡间。金鹿大仙报告了西王母,请示定夺,西王母淡然地

说:“人各有志,不必勉强,何况金鹿乎,随它去吧!”逃下凡的金鹿,到了四川峨眉山,只见山高水清,绿草茵茵,丛林秀媚,很是快乐。但过不了几天安乐的日子,山下来了大批猎人,舞叉的舞叉,射箭的射箭,放火的放火,杀死了大批獐鹿兔猪、鸦雀雁鹑。金鹿幸亏学过幻化神通,摇身一变,变成个黄衣少女,才逃脱猎杀。后来它寻遍山山岭岭,到处都有猎人出没,猎犬狂吠,很难找到个安全的地方落脚,即便化作少女,能够瞒过猎人的眼睛,却难逃猎犬的眼睛,只要一见到它变成的少女,就猛吠穷追不舍,幸亏金鹿受过训练,跑得飞快,才逃脱猎犬的追赶。四川峨眉山难以安身,金鹿只好驾云趁夜到了陕西太白山,寻找安身之地,不料陕西猎人箭法更好,在一次围猎中,猎人一箭射中这金鹿的屁股,虽然让它逃脱,可鹿血流出许多,几乎要晕倒在地,险些让猎人抓住,正巧被它找到山洞躲了起来,才逃过一劫,可大大损坏了元气。后来在洞口被金鹿踩过的足迹上长出一种草,草的形状与众不同,高仅3至6寸,全身光滑无绒毛,叶片呈圆形,背面与叶柄紫红色,四月至六月开花,八至十月结籽。受伤的金鹿腹中饥饿时,常到洞口把这草舔了来吃,在不知不觉中血止了,接着伤口也愈合了,最后还恢复了元气。金鹿便回到天姥山,脚跟还没站稳,却从一户人家的门里蹿出一只大黑犬,咬住金鹿的前脚不放,直咬得金鹿吱吱叫,脚腥鲜血直流。好在这户人家的老大妈跑了出来,赶走大黑狗,把金鹿救下来。老大妈抱着金鹿到了家中,看看金鹿的伤口,还在流血,急得没了主意,一口气叫着:“怎么办?怎么办?”那金鹿只好跳落在地,摇身一变,变成了个黄衣少女,长得相当漂亮,对着老大妈叫了声:“妈,你是女儿我的救命恩人!”并从袋子里取出了大把的草药干说:“这药可以止血,还能消毒,还可以做女人生产不顺利时的催生用药,可以保得母子安全,现在请妈用这药为女儿治伤,我的伤会好的。”金鹿在老大妈家住了十多天,把伤治好了就回了天姥行宫鹿苑。后来老大妈把这药的种子种在门前屋后,取名为鹿儿草(也叫鹿含草),帮许多人治好了病。

刘荫说完了这段发生在广福院中吕道长讲述的往事,又问刘晨、阮肇说:“这件发生在三年前的事,你俩还记得吗?”刘晨、阮肇回答说:“不会忘记!”刘荫又问:“这种鹿儿草,后来吕道长把它的种子交给了我,我们种在后园中,你们还记得吗?”刘晨、阮肇说:“记得。”刘荫又追问:“晒成干了吗?”刘、阮兄弟轻声回答说:“没有!”刘荫沉重地说:“老人说,女人生产,性命攸关,她一脚踩在棺材内,一脚踩在棺材外,好就母子平安,不好就母子双亡。我们做郎中的一定要小心在意。明天起,你们兄弟一定要把鹿儿草收进家来,把它晒干,做成药丸,带在身边才可出门行医。”刘晨、阮肇齐声说:“知道了!”到了第二天,刘晨、阮肇天还未亮就先做饭,做好饭天刚亮,吃了饭就去收获鹿儿草,六天后做成药丸,装入药囊,向父母拜别出门行医。刘晨、阮肇背着药囊来到剡东沃洲山脚的岔路口,东南西北何去何从,拿不准主意。这里东去剡源望东山,南至天台山峰冈,

西到穿岩十九峰百郎殿,北达剡中剡山剡县城。兄弟俩用一木棍当中直立,仰望苍天,对天许愿,看其倒向何方,就向何方行医。结果是倒向东方,因而决定向东而去,行过二十多里光景,见一小溪沿坡缓缓而下,兄弟俩也沿溪而走,只见前方山屯,只三户人家,房前屋后种满桃李,时节正当春夏之交,青杏红桃挂满树梢,露出一派洋洋喜气。时当正午,刘晨、阮肇腹中有饥饿的感觉,就朝着那小山屯走去,刚到一户人家门前,听得那门“砰”地一声打开,急忙忙地走出个大妈。她腋下夹着堆女人裙裤,走到小溪边往水中一丢,用手往上三压两揪,又随手捡起几块溪石将它按住,把水染成红滴滴的。刘晨知道这是血水,立刻趟上几步,对大妈说:“大妈,这女人血裤不能这样洗,这样把溪水给弄脏了,叫下游的人怎么吃?”大妈撇起嘴,白了刘晨一眼说:“看你这小后生,嘴上没长毛,懂什么?这女人的血水是补,你快来喝一口,包你嘴皮马上长出毛来,好讨个老婆来!”说罢还打起哈哈。刘晨被她说得脸皮发热,潮红潮红的,正想回她几句。那门里又跑出来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汉,对着大妈说:“妈,妈……妈,不……好啦!血……又出……来了!”大妈听了赶紧和那男子汉慌慌张张地进了屋,连那浸在溪水里的裤子也没捞。从这情形看,刘晨料定这户人家一定是女人生产出了毛病,就拉着阮肇走近那户人家的门口,见那大妈又抱出一大堆衣被,跺跺足大叫起来:“天哪!这怎么办哪!”那个男子汉也一个劲拍自己的屁股,口里结结巴巴地念叨:“老……天保……佑!”看到这样的情况,刘晨、阮肇兄弟都料知这户人家定是发生了女人难产的事,商议定当,叫阮肇先出马。阮肇走进屋去,对着哇哇着急的母子说:“大妈,大哥,是不是你家大嫂生孩子难产了!”大妈看了眼阮肇,苦笑着说:“你这小不点,自己也刚从娘肚子里钻出来,知道什么叫难产啊!”说完了,只顾自个儿在家中打转转。大妈的儿子却惊喜异常,对阮肇说:“你……可是……托塔天……王……三公子……哪呀?”阮肇摇摇头说:“我表哥也来了。”那男子更是高兴得发了狂,走到门口对刘晨说:“二公……子,请……进……”刘晨就此进了他家。古语说:“病急乱投医。”那大妈也真的以为托塔李天王的两位公子来救她媳妇来了,母子俩端出椅子让刘、阮兄弟坐下。母子双双纳头便拜,任凭兄弟百般解释,硬是要请他兄弟俩救他家的产妇。刘晨被他母子纠缠不休,就叫表弟取出鹿儿草,对那母子郑重地说:“大妈,大哥,我兄弟俩实在是凡人,不是托塔天王的公子,说到草药这里倒有一些,你们赶紧拿去煮汤给大嫂喝,最好是能马上有效,为你家喜添贵子。”急得失魂落魄的那个大妈听说有药,不管三七二十一,就拿去煎成汤给媳妇喝。喝了后,只有那大妈一人在房中陪伴产妇,其余都静坐堂前。时光过得真慢,静得连心跳声也能听见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,房间里突然响起婴儿啼哭声,一声“哇啦”,一声“依哩”,十分的热闹,高兴得那男子笑不像笑,简直是发了呆,只有刘、阮兄弟稳稳坐着不动。再过会儿,那大妈大步走了出来,嘻嘻笑着说:

“生了,生了,生了对龙凤胎,一个男孩,一个女孩,如今血也止了,衣胞也落下来了。”那男子这时才回过神来,低着头,顾自嘻嘻笑。

刘晨、阮肇在小山屯里留住了两天,见产妇母子三人无恙,告别那大妈母子,仍沿溪坑下游而走,途中只见溪水冲得岸边水草频频点头,顺势带动草中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紫各色花朵不断摇头。不多时,兄弟俩来至山脚,这小溪汇入大溪,水中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漩涡,煞有韵味,源源流入两岸水田,穿过田垠的尽头,横着一个村庄,粉墙青瓦格子窗,整齐地排列着一幢幢小平房,房的后背坡上尽是野茶,参差不齐地纠缠在一起,在翡翠色中结出闪闪点点的花蕾。刘晨、阮肇见这村庄不大不小,只不过四十多户人家,却显得清爽靓丽,就快步走近,发现了一桩奇事,这是从来不曾见到过的。这个村子里的人,不论大大小小、老老幼幼,全都坐在门口吃早餐,吃几口饭,就得擦一阵眼泪,当刘、阮兄弟从他们眼前经过,都抬起头来,睁大眼珠傻看着,其状恐怖又可怜,更奇的是全村人无一不是红眼睛。刘、阮兄弟断定这村中老小全都患上痛眼病,弄得不好将会失去视力,失去光明。刘晨不禁大叫起来说:“叔伯兄弟们,你们的眼睛怎么了?”村民们齐口同声回答:“眼睛好痛呀!”阮肇也因此受到感触,说:“我兄弟为你们医,好不好?”众村民听说要给他们医眼睛,一边擦眼睛,一边颤抖着说:“神仙下凡来了!来救我们了!”一下子全村近二百人都聚集到刘晨、阮肇的周围。刘晨、阮肇兄弟取出药葫芦,倒出鱼腥草药丸,先让每人吞下二粒,再领众人在山坡上采野茶嫩叶,当采到应有数量,便叫众人返回自己家中,将野茶煮成汤,饮后再捞起叶渣敷眼,躺在床上睡一觉。果然,大家照做以后,眼睛好了许多,人人眉开眼笑。到晚餐后,又如法再做。到第二天鸡啼醒来时,居然双目中的红膜淡去很多。如此炮制五日,真把全村人的痛眼病都治愈了。众村民好不高兴。当刘、阮兄弟辞行时,村民用椅子抬着他俩,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又一圈,拿出家中的木盆、竹筒敲打着,欢送他们上路,一直送到岔路口,才让刘晨、阮肇兄弟下椅离去。

刘晨、阮肇只因接连做成两件好事,虽然所得酬谢不多,心中却无限畅快,两足行路如风,只半日,就来到叫做剡界的地方,剡溪正是从这里起源,也是剡东的边界。这剡界山清水秀,正夹在群山之间,民居均沿溪排成长队,可人声宁静,人口稀少,有世外桃源之风。刘晨、阮肇在此,听得路人传言,剡界之东有望东山,山高千仞,周边万壑峥嵘,早年夏禹治水时,曾率百郎登顶,向东远眺大海。刘、阮兄弟年少气盛,好奇探胜,定当效法先贤,登顶一望为快,因而向当地人问明路径,趁日当中午,依别人指点的方向,鼓足劲头向上攀登,尽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登上山顶,一展视野,估量这山周围有数百里方圆,横跨剡东。站立峰尖,脚下白云袅袅,飞鸟成群,好不壮观。刘、阮向东远望,凝神运气,贯全神于双目,将明州外海,浩浩荡荡,泛金映红的气魄尽收眼底。稍时,日近西山,一轮红日璀璨璀璨,映出一方红霞。

(待续)